

物饰铭恩：隋代李静训首饰中的情感纽带与文化象征解码

蒋硕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100024；

摘要：隋代李静训墓出土的精美首饰不仅是古代工艺的杰出代表，更是承载个体情感、家族记忆与时代文化的物质见证。本文以“物饰铭恩”为核心视角，聚焦李静训首饰这一特殊历史遗存，通过考古实物、墓志铭文与历史文献的互证，深入解读其造型、材质、纹饰与组合方式背后所蕴含的多重意义。研究揭示，这些首饰既是皇室恩宠与家族荣耀的象征性表达，也凝聚了亲人对早夭孩童深切的哀思与情感寄托，构成了一条连接生者与逝者、个人与家族、情感与礼制的物质纽带。其纹样融合了中原传统与外来文化元素，体现了隋代多元文化交融的时代特征。通过对这些饰品的符号解码，不仅得以窥见古代贵族社会的情感表达方式与价值观念，也展现了物质文化在传递情感、建构记忆与彰显身份中的独特作用，为理解中国古代饰品的文化内涵提供了深层视角。

关键词：李静训墓；隋代首饰；物质文化；情感史；文化象征；考古文物

DOI: 10.64216/3080-1494.26.02.065

引言

在历史的长河中，器物不仅是实用之物，更是情感与记忆的容器，承载着超越其物质形态的深层意义。中国古代的首饰，作为贴身佩戴的装饰品，往往与个体的身份、地位、审美乃至情感经历紧密相连。它们不仅是技艺的结晶，更是文化的载体，铭刻着佩戴者的生命轨迹与时代印记。隋代九岁女童李静训墓的发现，因其保存完好的奢华随葬品而震惊学界，尤其是其墓中出土的一批金玉珠宝首饰，工艺精湛、种类丰富，为研究古代饰品的文化意涵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李静训出身显赫，自幼养于宫中，深得外祖母——周皇太后杨丽华的宠爱，其早夭后被厚葬于京郊，随葬品极尽奢华。这些陪葬的首饰，显然超越了单纯的装饰功能，成为一种特殊的情感表达与文化实践。它们既是皇室恩典的物质化体现，也是家族对其短暂生命的深切追念与永恒纪念。每一件饰品的材质选择、纹样设计（如金项链上的嵌宝石装饰、玉器上的祥瑞图案）、佩戴方式，都可能蕴含着特定的象征意义与情感密码。在“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下，这些随葬品构建了一个超越生死的象征世界，将生者的哀思、对逝者的祝福以及对来世的想象，凝结于方寸之间。

1 李静训的背景和家世

1.1 李静训的身份

李静训是隋代一位身份特殊、备受皇室眷顾的贵族女童。其外祖母为北周太后、隋文帝杨坚之女——杨丽华，因杨丽华独女早逝，李静训自幼被接入宫中抚养，

深得这位前朝太后与当朝公主的极度宠爱，史载“养于宫中，特承慈爱”。这种超越寻常宗亲关系的亲密养育，使她虽年仅九岁夭折，却享有远超同龄贵族的丧葬规格。其墓葬位于隋大兴城（今西安）禅定寺旁，位置显要，随葬品极尽奢华，尤以金项链、嵌宝石金手镯、玉佩、玻璃瓶等精美首饰震惊学界，不仅工艺精湛，且融合中原传统与中亚、西亚文化元素，反映出隋代上层社会的审美趣味与国际交往。李静训的身份不仅是皇室外戚的后裔，更是连接北周与隋两代政治记忆与家族情感的关键人物。她的早逝触发了杨丽华深切的哀思，墓中大量饰物并非仅为彰显地位，更承载着亲人无法言说的悲恸与祈愿，成为“以物铭恩”的典型载体。理解其特殊身份，是解读这批首饰所蕴含的情感结构与文化象征意义的前提。

1.2 李静训的去世和墓葬

李静训于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夭折，年仅九岁，其早逝令抚养她长大的外祖母——周皇太后杨丽华悲痛欲绝。据墓志铭记载，杨丽华“哀恸不已”，亲自操办丧事，并破格将其安葬于隋都大兴城（今西安）西南隅的皇家寺院禅定寺旁，此地属禁苑范围，寻常贵族不得入葬，足见其身后哀荣之隆。李静训墓虽为儿童墓，却规模可观，保存完好，1957年出土时震惊考古界，随葬品极为丰富，包括金、银、玉、玻璃、瓷、漆器等各类器物共230余件，尤以金项链、嵌宝石金手镯、金扣玉刀、玉佩、玻璃瓶等首饰最为精美绝伦。这些饰品不仅工艺精湛，融合中原传统与中亚、西亚风格，更在材质与纹饰上体现出浓厚的宗教意涵与吉祥寓意。墓葬的

高规格并非仅出于身份象征，更深层地反映了亲人以“厚葬”寄托哀思的情感实践——通过奢华饰物为早夭孩童构建一个理想化的彼岸世界，既表达不舍与追念，也试图以物质形式延续其生命尊严。这种“以饰铭恩”的丧葬行为，使首饰超越了装饰功能，成为连接生死、传递情感与文化信念的重要媒介。

2 首饰的象征意义和情感纽带

2.1 首饰在古代社会的重要性

在古代社会，首饰远非单纯的装饰品，而是承载身份、权力、信仰与情感的重要文化载体。其材质、形制、纹样与佩戴方式均被赋予特定的社会意义，成为区分等级、彰显地位的视觉符号。贵族阶层通过金玉珠宝的佩戴，直观体现其政治特权与经济实力；而礼制典籍如《周礼》《礼记》中对不同阶层、场合所用饰品的严格规定，更使首饰成为维系社会秩序与伦理规范的物质工具。同时，首饰亦深植于古人的精神世界，玉器象征“君子之德”，金饰寓意“不朽与尊贵”，而莲花、瑞兽、长生纹样等则寄托了辟邪纳吉、祈福延寿的民间信仰。尤其在丧葬文化中，首饰被赋予超越生死的仪式功能——为逝者佩戴生前珍爱之物或特制冥器，既是对亡者的尊重与纪念，也寄托了生者希望其在彼岸世界继续享有荣宠与庇佑的愿望。对儿童而言，长命锁、玉镯、香囊等饰物更凝聚了家人护佑平安、祈愿健康成长的深切情感。因此，首饰在古代社会中既是社会身份的“铭牌”，也是情感表达的“信物”，更是文化观念的“物化文本”，其多重象征意义为解读历史人物与时代精神提供了独特而细腻的物质线索。

2.2 李静训首饰的象征意义

李静训墓出土的首饰不仅是隋代工艺巅峰的体现，更是一套富含多重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系统。其金项链上镶嵌珍珠与鸡血石，链节呈粟粒状，工艺融合中亚风格，象征皇室尊贵与丝路文化交流的成果；嵌宝石金手镯、金扣玉刀等饰品，以金玉结合的形式呼应“金玉满堂”“君子比德于玉”的传统观念，既彰显身份，又寄托品德期许。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大量具有护佑功能的饰物，如玉佩、小玉斧、长命锁形饰等，虽未直接刻字，却暗含“辟邪延寿”“护佑童真”的深切祈愿，反映出亲人对其早夭命运的无力与补偿心理。玻璃瓶、金盒等罕见舶来品的随葬，则不仅显示家族的显赫地位，也隐喻对“异域珍奇”所代表的永恒与神圣的向往。这些首饰并非随意堆砌，而是经过精心选择与组合，构成一个围绕“恩宠—哀思—庇佑”情感逻辑的象征体系：它们

既是皇室恩典的物质铭刻，也是外祖母杨丽华无法言说之痛的具象寄托，更是试图跨越生死、为孩童构建理想彼岸世界的仪式性媒介。因此，李静训的首饰超越了装饰与财富的表层意义，成为情感纽带与文化信念交织的“铭恩之物”，在静默中诉说着隋代贵族家庭最深沉的爱与哀。

3 首饰的文化象征解码

3.1 首饰中的中西文化交流

李静训墓出土的首饰是隋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生动见证，其器物风格与材质选择清晰反映出丝绸之路繁荣背景下多元文明的交融。墓中最具代表性的金项链，由28个金质球形链节组成，表面饰以精密的联珠纹与镶嵌工艺，其形制与装饰手法明显受到波斯萨珊王朝乃至拜占庭金银器风格的影响；嵌宝石金手镯所用的青金石、鸡血石等材料，多产自中亚或西亚，经由丝路贸易输入中原。尤为珍贵的是出土的钠钙玻璃小瓶，其成分与工艺与当时中国本土铅钡玻璃迥异，而与地中海东岸或伊朗高原的玻璃制品高度相似，极可能为进口舶来品。这些异域元素并未被简单复制，而是被隋代工匠巧妙融合于中原审美体系之中——如将外来联珠纹与本土祥瑞图案结合，或以传统玉雕工艺搭配外来金属镶嵌技术，形成“胡风汉韵”并存的独特风格。这种融合不仅体现上层贵族对异域珍奇的崇尚，更折射出隋代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李静训作为皇室近亲，其随葬品中的中西合璧元素，既是家族权势与国际视野的象征，也表明外来文化已深度渗入隋代精英阶层的日常生活与丧葬观念，成为构建身份认同与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3.2 首饰中的工艺和材料

李静训墓出土的首饰在工艺与材料上展现出隋代金银细工与玉石加工的极高水准，体现了当时手工业技术的集大成。其金项链采用精密的铸造、焊接与镶嵌工艺，28个球形链节以粟粒状金珠紧密排列，表面均匀嵌有珍珠与红色宝石（如鸡血石），结构繁复却严丝合缝，反映出对萨珊波斯“炸珠”与“掐丝”技法的娴熟掌握；金手镯则运用锤揲、錾刻与宝石包镶技术，线条流畅，装饰华丽而不失典雅。玉器方面，包括玉佩、玉刀、玉钗等，均选用优质和田白玉或青玉，雕工细腻，打磨温润，延续了汉以来“君子比德于玉”的传统审美。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材料的多元性：除本土金、玉外，还大量使用来自中亚的青金石、西亚的钠钙玻璃、以及可能源自南亚的珍珠，这些珍贵原料通过丝绸之路汇聚长安，彰显墓主家族的显赫地位与国际联系。工艺与材料的精

挑选，不仅服务于装饰功能，更承载着深层文化寓意——金象征不朽与尊贵，玉代表德行与纯洁，异域宝石则暗含祥瑞与护佑之力。这些材质与技艺的融合，使首饰成为情感寄托与精神信仰的物质载体，在精湛工艺的背后，是亲人以最珍贵之物铭刻哀思、祈愿孩童在彼岸世界永享安宁的深切用心。

4 首饰与隋代社会文化的关联

4.1 隋代社会的审美观念

隋代虽立国短暂，却在南北朝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的基础上，形成了兼具雄浑气度与精致雅趣的独特审美观念，这一特点在李静训首饰中得到集中体现。隋代审美既承袭北朝的豪放与实用，又吸纳南朝的细腻与文雅，呈现出“刚柔并济、华而不奢”的风格取向。李静训墓中金饰虽工艺繁复、材质贵重，但整体造型端庄内敛，纹饰以联珠、忍冬、莲花等简洁而富有韵律的图案为主，少见繁缛堆砌，体现出对秩序感与节奏美的追求。玉器温润含蓄，强调材质本身的天然质感与道德象征，延续儒家“以玉比德”的传统；而玻璃器、金珠饰等异域元素的引入，并未破坏整体和谐，反而被巧妙融入本土语境，反映出隋人对“胡风”的开放接纳与审美转化能力。这种审美并非单纯追求奢华，而是强调“贵而不炫、精而不佻”，在材质、工艺与形式的统一中传递身份、德行与精神寄托。尤其在儿童饰物中，更注重吉祥寓意与护佑功能，如以莲花象征纯洁、金玉寓意长命，体现出将伦理价值与美学表达深度融合的倾向。李静训首饰所呈现的，正是隋代上层社会在统一帝国初建背景下，对秩序、典雅、融合与永恒之美的集体审美理想。

4.2 隋代社会的宗教信仰

隋代社会宗教信仰呈现出多元并存、融合共生的格局，尤以佛教鼎盛、道教复兴、传统礼俗与外来信仰交织为特征，这一背景深刻影响了李静训首饰的形制与象征内涵。隋文帝与炀帝均大力推崇佛教，广建寺院、开凿石窟，佛教“轮回”“护佑”“往生净土”等观念深入贵族阶层。李静训墓位于皇家寺院禅定寺旁，其随葬品中多见莲花纹饰——作为佛教圣洁与重生的象征，频繁出现在金饰、玉佩之上，暗示家人祈愿其灵魂往生佛国、脱离轮回之苦。同时，道教“长生久视”“辟邪延寿”的思想亦渗透于丧葬实践，如玉质小斧、玉觿等器物，既承袭汉代“玉能护魄”的丧葬传统，也呼应道教以玉通神、驱邪保命的信仰。此外，墓中出土的玻璃瓶、金珠饰等可能带有祆教或中亚萨满信仰元素的器物，反映出丝路文化交流下多元宗教符号的杂糅。这些饰物并

非单纯的装饰，而是融合佛道思想与民间巫术的“仪式性媒介”，承载着亲人试图通过宗教力量庇佑早夭孩童、弥补生死遗憾的深切愿望。因此，李静训首饰成为隋代宗教信仰在个体生命终结时刻的物质投射，体现了当时社会在面对死亡时，如何借助多重信仰体系构建情感慰藉与精神救赎的复杂心理机制。

5 结论

隋代李静训墓出土的首饰，以其精湛的工艺、珍贵的材质与丰富的文化意涵，不仅展现了当时金银玉器制作的巅峰水平，更深刻揭示了物质文化在表达情感、维系记忆与传递信仰中的核心作用。这些饰物超越了身份象征与财富展示的表层功能，成为亲人哀思与恩宠的具体化载体，每一件金玉珠宝都铭刻着外祖母杨丽华对早夭孩童无法释怀的痛惜与无尽眷恋，构成了一条跨越生死的情感纽带。同时，首饰中融合的中原礼制、佛教意象、道教观念及中亚元素，折射出隋代社会在统一帝国背景下多元文化交融的复杂图景，体现了时人对生命、死亡与彼岸世界的理解与想象。其纹饰中的莲花、瑞兽、联珠等符号，既是吉祥祈愿的表达，也是宗教信仰与伦理价值的物化呈现。李静训首饰因此不仅是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更是一套承载家族情感、社会结构与精神世界的文化文本。通过对这些“物”的解码，得以窥见古代贵族如何以物质形式安顿情感、建构记忆，并在礼制与信仰的框架下，为短暂生命赋予永恒意义。这种“以饰铭恩”的实践，彰显了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深厚的人文关怀与象征智慧。

参考文献

- [1] 吴越民. 象征符号解码与跨文化差异 [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 (02): 166-173.
- [2] 席晓梅. 群舞《俑迹》中隋代张盛墓陶制舞俑形态的活化研究 [D]. 太原师范学院, 2024. DOI: 10.27844/d.cnki.gtysf.2024.000186.
- [3] 伏蓉. 麦积山石窟造像隋唐时期服饰艺术研究 [D]. 西安工程大学, 2014.
- [4] 刘硕. 隋唐时期的胡乐人研究 [D]. 上海音乐学院, 2019. DOI: 10.27319/d.cnki.gsyyy.2019.000015.
- [5] 程毓梓. 隋唐时期炳灵寺石窟人物服饰研究 [D]. 西北师范大学, 2021. DOI: 10.27410/d.cnki.gxbfu.2021.000120.

作者简介：蒋硕（1987.06.15-），女，汉族，湖北，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在读，讲师，中国传统服饰文化。